

怀念狼



贾平凹

怀念狼



— 贾平凹 著 —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怀念狼/贾平凹著. --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354-8589-2

I. ①怀… II. ①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4069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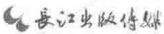
策 划: 黄博文

责任编辑: 吴双 黄博文

封面设计: 水玉银工作室

特约编辑: 胡家

责任印制: 张涛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10-83670231)

http: //www.cjlap.com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 × 1230毫米 1/32

印张: 8

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00千字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联系010-83670231进行调换)

怀念狼

这仍是商州的故事。

关于商州的故事我已经很久的时间未写了，可以说，岂止是商州，包括我生活的西京城市，包括西京城里我们那个知识分子小圈子里的人人事事，任何题材的写作都似乎没了兴趣。这些年里，你们看到我的时候，样子确实有些滑稽了，穿一件红格衬衣外套上缀满了口袋的马甲，戴一顶帽子，是帽檐又硬又长的那一种，而且反戴，胸前便挎着一个或两个相机，似乎要做摄影家了！其实我心里明白，我能拍摄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呢，欺人也自欺，只是不愿意丢掉一个文人的头衔罢了。西京城里依旧在繁华着，没有春夏秋冬，没有二十四节气，连昼夜也难以分清，各色各样的人永远拥挤在大街小巷，你吸着我呼出的气，我吸着你呼出的气，会还是没有头绪地开，气仍是不打一处地来，但我该骂谁呢，无敌之阵里，我寻不着对方。昨天晚上，又喝了一壶闷酒，笑着说，这次高职评定我要退出了，唯有痴情难学佛，独无媚骨不如人啊。妻子又只是喋喋不休着房子、汽车和街上又流行什么时装，她唠叨毕了，开始把什么巴拿马美容泥往脸上涂。我就用遥控器一遍一遍翻着电视机的频道，

一直翻到了节目全部结束。

清晨对着镜子梳理，一张苍白松弛的脸，下巴上稀稀的几根胡须，照照，我就讨厌了我自己！遗传研究所的报告中讲，在城市里生活了三代以上的男人，将再不长出胡须。看着坐在床上已经是三个小时一声不吭玩着积木的儿子，想象着他将来便是个向来被我讥笑的那种奶油小生，心里顿时生出些许悲哀。咳，生活在这个城市，该怎么说呢，它对于我犹如我的灵魂对于我的身子，是丑陋的身子安顿了灵魂而使我丑陋着，可不要了这个身子，我又会是什么呢？如果没有在初夏的四月，因挣着还要先进而被派去商州采访，并从商州行署所在地的州城又去了一趟镇安的老县城，商州的人事于我就非常地疏远，而我的生命也从此在西京坠落下去，如一片落叶于冬季的泥地上，眼见着腐烂得只留下一圈再捡也捡不起来的脉网了。

是狼，我说，激起了我重新对商州的热情，也由此对生活的热情，于是，新的故事就这样在不经意中发生了。

故事的背景材料是这样的：因为气候的原因，商州的南部曾是野狼最为肆虐的地区，这和商州西北部盛产一种矮脚叫驴一样有名，传统习惯上，西北部的人就被称为西北驴，南部的人就叫作南山狼了。州城里的人每年在冬季要烤烘木炭，炭市在城南门外的广场上，他们就去广场上招买那些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卖炭翁，看着卖炭翁的长相，他们说：是镇安人吧，要么就是柞水县或山阳县的？！卖炭翁说是的，你怎么知道？他们就笑了。在海边生活的人，长相都是鱼鳖海怪的模样，在平原上生活的人，长得又多是牛呀马呀似的长脸，商州南部的镇安县、柞水县、山阳县的人差不多有皮薄骨硬，耳朵尖耸，眼或是三白或是四白。翻开

那三县的县志，分别记载着在呈三角状的三县交界地，曾经因狼灾而毁灭过古时三县合一的老县城。我十多年前去过那里，海拔两千米的高山顶，四周崇峦环围了一块平地，中间就是废城池子，东西长五里，南北宽二里，形状如船。城池里只剩下九户人家，一座清代的房子，房子前有一棵白果树，直戳戳三十米高的，满地脱落着小扇子般的叶片。残缺不全的城墙上还有三座低矮的城门，一个门上写着“景阳”，一个门上写着“延薰”，另一个门上的石匾写着什么，不知道，已被鹰鹫的稀粪糊住，白花花像涂了一摊石灰。但是，就在这座城门之外，新盖了一幢三层小楼，据说是要筹建一所大熊猫保护和繁殖的基地，要进驻一大批研究大熊猫的科技工作人员。我在九户人家里分别吃过一顿饭，每顿都有蒸熟的洋芋蘸着盐末，喝一种苞谷糝熬成的糊汤，喝毕了还要伸出长长的舌头将碗舔得一干二净。他们告诉我，日子确实苦焦，之所以还没有迁移下山，就是因为要来一大批科技人员，老县城或许从此要振兴呢。山民陪我去了麦田，看那些古柏、残存的碑刻、佛塔和拴马石桩，竟然还看见了一个残去一角的焚纸炉，说是当时的县衙烧毁废弃的文件用的。我坐在“景阳”门下乱石堆上，用脚蹬蹬，蹬出一块青石，依稀认出上边刻着的“道光五年”字样。想象着这个城池昔日的景象，却不禁生出恐惧：一座城池竟然就被狼灾毁了?! 我先以为这肯定是一种讹传，因为20世纪之初，中国发生了一次著名的匪乱，匪首名为白朗，横扫了半个国土，老县城是不是毁于那次匪乱，而民间将白朗念作了白狼? 但九户山民异口同声地说，是狼患，不是人患，老一辈人传下来的话是那时狼真的多，成千上万只狼围住了城池，号叫之声如山洪暴发，以至于四座城门关了，又在城墙上点燃着一堆又一堆篝火。人们曾将百十头猪

羊抛下城墙，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企图打发狼群离开，但猪羊瞬间被咬嚼一空，连一片皮毛一根骨头都没有留下，仍是围着城不走。月光下东城门外黑压压一片，所有的狼眼都放着绿光，开始了叠罗汉往城墙上爬。人们往下掷火把，扔砖瓦，放火铳，狼死了一层又扑上来一层，竟也有撅起屁股放响屁，将稀屎喷到十米八米高的墙头上人的身上。当人与狼在这里对峙防守时，谁也没有想到竟有一群红毛狼，这可能是狼的敢死队，从南门口的下水道钻进了城，咬死了数百名妇女儿童，而同时钻进了一批狼的同盟军，即豺狗子的，专拣着撕抓马匹和牛驴的屁眼，掏食肠子，一时城池陷落。从那以后，狼是再没有大规模地围攻过老县城，老县城虽修了城河，封闭了所有下水道口，城里人毕竟逃走了大半，再也没有昔日的繁荣了。事过半年，白花花的狼的稀屎还干糊在城墙砖上，街道上偶尔见着了一疙瘩硬粪，踩开来，里边裹着人的指甲和牙齿，有人在饭馆里吃饭，吃着吃着嘴里有了异样的感觉，掏出一看，竟然一团菜中还夹着狼毛。也就是狼灾后的第五年，开始了白朗匪乱，是秋天里，匪徒进了城，杀死了剩下的少半人，烧毁了三条街的房子，那个黑胖子知县老爷的身子还坐在大堂上的案桌上，头却被提走了，与上百个头颅悬挂在城门洞上，每个头颅里还塞着各自的生殖器。老县城彻底地被毁了，行政区域也一分为三，镇安、柞水、山阳分别有了自己的小县和小县中的小的城池。

在这一场匪乱毁城中，有一户姓傅的兄弟分家过活。老大开着一片粮庄，家境殷实，生有一个女儿，自小就请了教师在家授课。老二是做棉花生意的，高山顶上不产棉花，从平川道廉价买了来山上贵卖，经年挑一个两头高翘的棉花笼担，一边走一边喊：棉花，棉花！他为人诚实，

性情却急，常常是听见叫卖声，某家的老嫗拿着铜钱出来了，他则已经走远，气得骂：这急死鬼，是逛城的还是做生意的?! 生意做得并不好。遭狼灾的时候，粮庄的掌柜夜里拿着火铳守在城墙上，夫人原本闭门睡觉，半夜里要解手，屋里是放着尿桶的，但她爱洁净，偏去后院厕所，厕所的泄粪口对着院外，一只狼正从那里往里钻，一爪子就把她下身抓个稀巴烂，失血过多便死了。闹起白朗，一队匪兵又在磨坊里轮奸了他的女儿，匪退后，邻居的阿婆用烤热的鞋底焐女儿阴部，焐出一碗的精液。老二呢，匪退后再无踪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街坊四邻都说要么被白朗拉走了，要么就被狼吃掉了，他的老婆终不肯相信，总觉得丈夫还活着，会突然什么时晌就在门首喊：棉花，棉花！可怜这老婆一双粽子小脚，走遍了方圆沟沟岔岔，打问了所有见到的人，而且见庙就进去烧香磕头。随着镇安城新建，她拖一儿一女也到了川道，川道里狼虽然比在山顶的少，但狼仍然在大白天里就会碰着，而且装狗扮人，受迷惑了几次。母子三人听说一个山头上还是有着一个庙的，又去祷告，雨天里穿过了一片苞谷地，苞谷叶的齿边撕拉着他们的脸和胳膊，雨再沿着叶尖滴落到伤口上，火辣辣的疼痛。她让女儿走到前边，手里紧握着一根木棒，不断地叮咛端端走，不要走散，而背在背上的小儿，是用布带子系了三道和自己捆在一起的，还是害怕狼从后边将小儿抓走，便让小儿的一双脚尽量往前伸，她能双手拉着。泥在草鞋上粘成了大坨，走一步十分艰难，女儿的鞋很快就陷在泥里拔不出来，丢失了，虽然母亲不停地骂着走快点，女儿仍是要停下抓痒着满是黄水疮的脑袋，并弯下腰从地上拔着刺蝶菜往口里塞，嘴角就流下绿的汁水来。她或许是饿得厉害，咬嚼声特别大，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对面的地塄上已经站着了一只

狼，狼也在咬嚼着，嘴大得像瓢，张合有些错位。做母亲的锐叫了一声，女儿抬头看见了暮色中灼灼的两团绿光，她们立时站定，谁也不再说话，嘴里的咬嚼声也停止了。人与狼在苞谷地里目光相持了半个晌，松软的泥土里，妇人的脚深深陷下去，身子明显地矮了，而脸色开始发红，眼睛也发红，红得有了酱辣子色，披散的头发呼呼地竖起来了，没有风，但趴在背上的儿子听得见摇曳中的铮冷冷铜音。一声响动，接着恶臭难闻，狼拉下了一道稀粪，或许狼被妇人竖起的头发吓呆了，或许狼本身在病着，拉下了稀粪就坐在地上，然后又站起来，拖着泥乎乎的尾巴走掉了。

也就在这个晚上，他们在寺庙里遇见了老县城的一个邻居，邻居也是来为失散的家人祈祷的，邻居告诉说：“棉花担死了”。棉花担是丈夫的绰号，妇人立即说：你吓我，你别吓着我！邻居说这是真的，稷甲岭的山口上，匪徒们在树上捆绑了二百多人，杀是没有杀的，留下来专要喂狼，狼就去吃了乳房和股部，也有挖出心肺吃了的，棉花担的个头大，脖子上的一道绳索绑得很紧，那颗头还在树上，脖子以下却什么也没有了。“这是我看见了的，”邻居说，“这是他的命，他生就了短眉目长是短寿相啊，你得恨他，恨他把你抛在半路上！”妇人喉咙里咕噜噜一阵响，一股黑血喷口而出，女儿看见了空中一个红的蝴蝶在飞，蝴蝶落在了寺庙的石头墙上，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母亲的头就砸着了她的脚，她叫了一声“娘！”娘的眼睛全然是白眼睛。

匪乱和狼灾毁灭了一个县城，而其中的某个家庭遭受了悲惨的命运，翻开商州南部各县的志书，这样的例子几乎随处可找。从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初的三四十年，商州大的匪乱不下几十次，而每一次匪

乱中狼都起着极大的祸害，那些旧的匪首魔头随着新的匪首魔头的兴起而渐渐被人遗忘，但狼的野蛮、凶残，对肉肉的追逐却不断地像钉子一样在人们的意识里一寸一寸往深处钻。它们的恶名就这样昭著着。我曾经三次去过商州，曾一个夜里正坐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吃晚饭，村口有人喊：“狼来了！”院子里的人全都扔下碗站了起来，院门哐啷关了，一人多高的山墙上的窗子也下了横杠。当全家人都进了堂屋，主人疑惑道：“真的狼来了？好多年狼没有进过村呀？！”掂了一把明晃晃的柴刀走了出去，果然最后落实到狼并没有来到村里。虽然那是一场虚惊，却如同在城市里谁突然呼叫地震了一样，必然就出现人群的混乱。而至今在所有的人家，孩子哭闹，大人们依然在嘿唬：再哭，狼就来了！哭声立即戛然而止，虽然这孩子没有见过狼，长大到老，一辈子也可能再难看到狼。

那个妇人，继续补充故事的材料吧：妇人到底是气绝了，但她的女儿和儿子却艰难地活了下来。女儿是被在寺庙里遇见的那个邻居收养的，不久就随养父做生意去了省城，这女儿是真正享了福了。儿子是没人管的，但在流浪中一天天野长，最终竟成了一名猎人。商州的猎人春夏秋冬都要头剃得精光，扎着裹腿，蹬着麻鞋，黑粗布的对襟袄虽有纽扣偏是不扣，用一条腰带勒着，腰带是丈二长的白绒线织的。背着猎枪，牵着猎狗。狗当然是土狗，头要小，腰要细，腿特别地长，自幼就割断了尾巴，模样黑丑如鬼。这猎人打了一辈子野物，在儿子出生的时候，他用一百只狼的前胸皮毛连缀成了一张特大的褥子，把五尺宽八尺长的土炕铺满又一直铺到炕地。儿子五岁起，他就带着出猎了，教小家伙亲自剥狼皮，一双嫩手伸进热腾腾地被剥开的狼腔子里往外掏肠子，让血桃

花一般地溅落在脸上。儿子见风似长，已经比父亲更为英武，成了商州捕狼队的队长。捕狼队最多时上百人，他们经年累月，走州过县，身上有一种凶煞之气，所到之处，野物要么闻风而逃，要么纠集报复，演出了一幕幕壮烈又有趣的故事在民间传颂。地方政府从未投资给过捕狼队，捕狼队却有吃有喝，各个富有，且应运出现了许多熟皮货店，养活了众多的人，甚至于商州城里还开办了一家狼毫毛笔厂，别处的狼毫笔厂都用的是黄鼠狼的毛，而他们绝对是真正的狼毫，生意自然更为兴旺。

但是，英武的猎手在他四十二岁的时候，狼是越来越少了，捕狼队一次次削减人员，以至于连他们也很难再见到狼了。翌年的冬天，州行署颁布了关于保护野生动物禁止捕杀狼的条例，捕狼队自然而然解散，据说狼毫笔厂也随之关门。捕狼队的队长，最后接受的任务是协助收缴散落在全商州的猎户的猎枪，普查全商州还存在的狼数。在收缴猎枪的过程中，差不多他和所有的猎户都发生过口角。收缴最后的一杆枪是在七里峡沟，天下着雨，石板房上叮叮当当响了一夜，他在烧热的石板炕上做了一个梦：数百只狼围住了他，与他谋皮，语气温柔，喋喋不休，而且都爱嗅似的在他的手背上点一下趾头，但数百次在一个部位点，他手背的肉就烂了，白生生的骨头露出来，他惊醒了，出了一身汗。奇怪的是也就在他做梦的时候，这家被收缴了猎枪的主人黎明去泉里舀水，泉后的崖畔上坐着一只狼，这是一只年轻美丽的母狼，把泉水当成了一面镜子，用爪子梳理着身上的毛。主人立即俯趴在地，做出端枪的姿势，但主人的手里已没有了枪，是挑水的扁担，狼就扑了过来。狼的想法是张开血盆大口将人的脑袋囫囵吞下，但脑袋却只抵到口腔的深处，最后猎户将狼拥挤在了崖根，直到狼窒息而死，人也因失血过多死去。他含

泪下葬了这个猎户人，将那张狼皮剥下背在身上普查了半年。

这狼皮做了他外出的被褥，每到一处铺了，御寒，隔潮，但却常常在睡梦中周身扎痒，起身看看，狼毛是爹起来的。他起先并没有在意，以为是皮子没有熟的缘故，可每每有什么事情发生，狼毛就爹起来了，你无法用手扑摩下去。当那一回，他终于将他暗恋的女人邀请上了狼皮，他失败了，他才明白自己原来这般地无能，等女人哭着永远地跑去，狼毛也全爹开了，坚硬如麦芒。他捶打着狼皮，却并没有最后扔掉狼皮。从此每个夜里，他都要从狼皮上醒过来几次，在风清月明之下，往事成了再嚼也嚼不尽的一份干粮，一颗颗发涩的泪水就悄然落下。

又是半年过去了，行署的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花名册上有着他的大名，他却并没有去州城，人们看到的傅山，领着条狗，独自在官路边的一个小店里吃酒。

“队长，队长！”

叫队长他是不吭声的，铁青的脑袋上一双耳朵又尖又耸，而且高过了眉梢；叫他傅山的时候，那三个指头捏着的酒杯停在空中，耳朵在动着，但脸还是不肯转过来。他的酒量大，饭量更大，高高垒起一大碟的萝卜馅包子呼呼啦啦就没有了。狗却在桌子下捉苍蝇，叭，一巴掌拍在桌后的墙上，墙上落着的不是苍蝇，是一枚钉子，气得骂：汪，汪！隔壁的饭店里有了吵吵嚷嚷的声音，那边一乱，就有人跑过来说，傅山，傅山，又是疤子脸来起事了！傅山还是不动，酒洒在了桌子上，他俯下头去吱地吸了，狗开始卧下来身子拉得长长的。人们请不动傅山，隔壁就一阵砰砰啪啪碗碟破碎响，看热闹地哇的一声喊着四处逃散，傅山倾着身子过来了，他走路始终是前倾着身子，进门说：“莫非是狼

来了？”

八仙桌前，一个脸上有着疤痕的瘦子蹠在凳子上，面前是掌柜摆了的酒与肉，他并不吃，用手将一把浓鼻涕抹在凳子腿上，拍着自己的脸在说：“屈掌柜，我讨不来账是不是嫌我长得不好看？兄弟这脸是挨过一刀哇，就是讨账时被砍的！我今日讨不来，是不是明日再来？”

傅山坐在桌子对面，狗的前爪也搭在了桌沿。傅山说：“你是来讨账的，不至于来丧人家的摊子吧？”疤子脸说：“哟，这是谁？！”傅山一拳打过去，那人从凳子上跌下去，还未回过神儿，但见一个影子从桌那边飘过了桌这边，自个脑袋就被按在了砖地上。脑袋是按死了，身子还活得厉害。傅山叫着：“狗日的到雄耳川耍凶了！拿刀来，把这头给卸了！”疤子脸的牙磕着砖地，连声叫：“大哥大哥！”傅山说：“我没你大！”疤子脸说：“队长，傅山队长！”傅山说：“你还知道我的名字？”手松开，疤子脸趴着磕头，说：“谁不认得你，谁是眼窝瞎了！”站起来倒了酒要敬傅山，傅山不接他的酒：“掌柜的，欠别人的钱就筹着给别人还，免得让谁害骚地方！”转身顺门就走，众人啪啪地鼓掌。

“傅山到底是猎人哇！”“

他也不算是猎人了吧？”

狗原本在碗碟的碎片里啃着了一根骨头，啃得涎水长流，见主人已经出门去了，一下子丢了骨头，将那一卷狼皮叼住，四蹄轻快地跟着跑，像管家婆子，又像是跟班。有人叹了一声“这狗东西富贵”，从此狗就有了个很温馨的名字。

但是，谁能料得到，那些曾经作过猎户的人家，竟慢慢传染上了一

种病，病十分的怪异，先是精神萎靡，浑身乏力，视力减退，再就是脚脖子手脖子发麻，日渐枯瘦。其中一个最严重的姓焦的人去医院求诊，医生也说不清这是害了什么病，怀疑是出过重力或生活条件不好，他说：没出过重力呀，已经不钻山打猎了，耕地嘛基本靠牛，点灯嘛基本靠油。“还有呢，”医生说，“那以后最好不要和老婆同房。”他说这怎么行，不住在房里住哪儿。医生知道他听岔了，再说：“不要性交。”他倒臊了：我爷姓焦，我爹姓焦，我为什么就不能姓焦了?! 医生只好说了粗话，问他是不是××过度? 他低了声说：以前我是猎人，××基本靠手哩。医生嗅了一声便不再问了。这个人后来是死了，身子萎缩得只有四五岁孩子那么大小了。消息传开，傅山也发觉自己的脚脖子发软，但傅山是何等角色，他不敢把他的感觉告知任何人，只在月明星稀的晚上，独自一人默默地来到银花河边，遥望着雾蒙蒙的对岸，一股风清晰地传送过来野兽的腥臊味，他知道在那边树林中是有一只狼了。果然这狼开始走出了林子在一片月光下号叫，叫得舒缓悠长。傅山是听得懂狼语的，那狼的叫声翻译过来，是：母狼，母狼，你在哪儿? 作为猎人，傅山感到了莫大地羞愧，因为那只狼分明已经看见了他，而且竟做出跛腿的情状，一瘸一瘸走了十多米远，然后就兜着圈子撒欢来调戏他。傅山是没有带枪的，这时候他的脚脖子极度发软而支持不住，跌坐在了河滩上。

十天后，傅山终于再次穿起了猎装，背着那杆用狼血涂抹过的猎枪，当然还有富贵，出了门。他的行李非常简单，口袋里只有钱和一张留着未婚女人经血护身纸符，再就是捆成了一卷的那张狼皮。他来到了老县城池子，他要再次去一趟商州真正的狼窝看看。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傅山在老城池外的苍野里逆风行走，风吹得腰带掉下来了一头，富贵的毛全皱卷开来，斜着身子在荆棘丛中颤着疾跑。时间是一九九八年的三月十七日，天上的积云压得很低，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危险。高山顶上并不是什么都长得高大，除了城池里的那棵白果树，差不多的树长到一人多高就开始分丫，十年数十年地悠着劲儿长，长得都是些侏儒木。荆棘全部都是铁锈色，皮皱得如鸡腿，在风里摇曳着铜音。富贵翘起了细腿撒尿，尿射得很高，风又吹来一片雨而落在它的脸上。傅山看着风和流云水一样从一个丘堆上翻上去卷下来，又翻上去卷下来，身边的荆棘上挂着一撮狼毛，往前走，又是一撮狼毛。从毛的颜色和屈卷的程度上，傅山知道这是狼很久以前的遗物了。他仰起头来，张着并不大的嘴，呆呆地看着天上的一疙瘩云。

傅山的到来，在寂静的春天里，使旧城池子的九户山民欢呼跳跃，他们以最隆重的礼节欢迎他，让他坐在炕上，摆上炕桌，将自家烧制的苞谷酒一碗一碗筛着给他喝，然后在石臼里砸洋芋粑粑。傅山是满意于自己的粗矮身体的，他有一张粗糙发黑的四方脸，有整个下巴硬似鞋刷的胡茬，还有榔头一样结实的但冬夏出汗总是臭烘烘的脚，却遗憾的是没有一张能塞进一个拳头的四方嘴，这是他归结于自己命运不好的根本原因。他一连喝下五碗烧酒，阴郁之气没有使他立即兴奋起来，反倒整个脸色阴沉铁青，在山民的歌功颂德中两条皱纹越来越深，脑袋垂下，愈发沉默不语。两只老鼠分别从屋梁上掉下来，不偏不倚落在桌子上，竟将酒碗砸翻了。老鼠是因主人抽烟喝酒而也上了烟酒之瘾，趴在木梁上吸烟酒之味时一时失足掉下的。他用筷子死死夹住了一只老鼠，在桌面上捣着，捣着，直捣得老鼠的小脑袋破裂了。这时候，孩子们却趁机

把他的麻鞋穿上，麻鞋大，是套在孩子的鞋上的，并且要抱了猎枪去出门。他一把抓住了枪，唬着眼问：树上落着十只鸟，打下一只，还有几只？孩子们说：九只！他端枪朝窗外叭地放个脆响，窗外的白果树上一群麻雀应声起飞，在空中兜了几个圈子，又一下子被另一处的树林子吸引去，而两只麻雀随之跌下。富贵却在空中一连串地翻腾，一个嘴角分别接叼住了一只。孩子们一片欢呼：神枪手！神枪手！他却趴在窗台上哼了一声，想起了当年上万只狼怎样来毁灭了这座县城，怨恨着北门外数千只狼一齐怒吼，叠罗汉一样从城墙根往上攀，却怎么能疏忽了不去照管东门口，以致使另一个狼群袭击了城呢？生不逢时，自己没有遇上那个年月，如今是一位英雄般的神枪手了，却只能打这些叽叽喳喳的麻雀！

傅山的到来当然也传到了大熊猫保护和繁殖基地，主任施德同志来邀请他。这个秃了顶、戴着深度近视镜的科学家与傅山有过交情，基地筹建的时候，捕狼队在这里居住过一段时间，曾将二十条狼打死后一溜儿挂在基地的篱笆上，以致数年里狼不敢再光临。施德见着了傅山，呼叫着举了双手，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因为傅山以前和他握手时像钳子，疼得他龇牙咧嘴，傅山还是握着，而且不停地摇动——但这回傅山并没有伸出手来，脚下拌蒜似的已经酒醉了。

傅山在城池外的河里帮山民提水，发现了河底上有着一杆枪的，但伸手从水里捞上来的却是一根老鸛草，再看河底，河底里还是有一杆枪的，又去捞，没有了老鸛草，一条黑脊梁的鱼游走了。河滩上是一丛丛开着白花的狼牙棘刺，他知道那是死去的狼群的灵魂还纠缠在这里。

“你醉了，队长！”施德拉着他走，他还盯着河底。

“是有一杆枪的。”傅山说，深深吸了一口这山林河川里的空气，“我没醉，我还能喝哩！”

施德看着傅山，发觉他是有点老了，他放了一个屁，声音没有以前干脆。

在施德的房子里，施德还是拿出了保存了三年的泸州老窖，又将一包干辣椒用油锅炸了让他下酒，猎人嗜好的就是这两样东西。但施德自己并没有喝，也没有陪着傅山划拳，因为基地唯一饲养的那只大熊猫要生产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早在大熊猫进入临产期的前三天，州城里的专员特意打来电话，要求随时把大熊猫的生产状况汇报行署，一定要确保世界级的活化石母子平安。施德是专家，是主任，是中共党员，是拿政府津贴的，他明白任何工作都有着政治。

傅山一个人留在房间里喝酒，麻鞋脱下来，臭烘烘的脚气和酒味弥漫在房间里。到了半夜，富贵也昏昏欲睡地趴在那里，他站起来，觉得要去解手，摇摇晃晃到了厕所。第一次到基地来的时候，他在这厕所里解过手，一泡尿冲得一米外的一窝蛆七零八落，现在遮遮掩掩立在那里，尿却淋湿了鞋面，他靠在墙上，有许多话要对施德说，但施德并没有来。望着院子里有人急急跑过，而从右边花墙透过一片灯光，他知道他们还在那边的产房里忙活，不禁想起了以前看过的革命样板戏，主角们往往要走到一棵挺拔的树下，站住，开始抒发豪言壮语。自个笑了一声，掖着怀也趑去了大熊猫产房，方明白了世上还有另外足以惊心动魄的事情，酒醉也随之清醒。

第二天的中午十二点，大熊猫生下来了一只老鼠般大的幼崽，但大熊猫几乎在同时死去，紧接着幼崽也死了。大熊猫母子都死去了，剩下